

七之康天文普

沙特論

劉載福編著



沙

特

論

沙 特 Sartre, Jean Paul (1905-)



007 普天文庫 特論 沙

版權所有
印翻必究

編著者：劉

戴

發行者：常

效

出版者：普天出版社

台中市大興街二七巷八六弄三號

郵政劃撥：二二四七五號

承印者：泰億印刷廠

台中市篤行路三四二巷二號

特價：新台幣三十五元

本社內政部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五〇六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出版

我要生存，除此無他，
同時我又發現它的不愉快。

目 次

沙特的生平及其時代背景	一
沙特的哲學思想	五
人文的存在主義與沙特	五
沙特的世界觀及其他	一四
沙特如何批判人性	二五
「自我」	二二〇
「自覺存在」與「自體存在」	三九
「空虛」、「自由」、「焦慮」、「荒謬」	四三
沙特的戲劇	五〇
「關上的門」與「嘔吐」	六三
「蒼蠅」	六六
沙特對誤解存在主義者的答辯	七一
沙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的自白	九九

附

錄

(小說) 房間 ■
(戲劇) 蒼蠅 ■

一三九 一〇四

沙特的生平及其時代背景

沙特於一九〇五年誕生於巴黎的一個沒有固定宗教的家庭裡，父母都早亡，他被他祖父撫養長大。由於家庭的不健全，使他的健康大大地受到影響，所以從小就羸弱多病。但他極富於幻想，他從小就幻想着自己將來能給人類有所貢獻，一直到他進入了巴黎大學師範學院，始離開他的祖父。從巴黎大學畢業後，仍以學生身份到德國去，拜在胡色爾（E. Husserl 德國哲學家，以現象論領導哲學著稱）門下，苦心研究，並經常撰寫文稿，回國後以教書、寫作為生，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他自擊着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他奮起從軍，拋棄了教鞭，不幸在戰場上不到一年，竟作了德軍的俘虜，由於他的身體一向就不好，在俘虜營裡僅開了一年就告重病，一九四一年被釋放，重獲自由的沙特，又開始教書和講學。

沙特是追求自由的將士，當他眼看着德軍殘酷的欺壓他的同胞時，他反抗了，他帶着調侃的口吻說：「我們從未比在德國人佔領下的時期，更自由了，從說話的權利起，一切權利我們都喪

失了，我們每天被人指着臉侮辱，卻要無言地忍受它。」

沙特認為自由不能與必然對峙，而應該與強迫對立，所以他解釋自由，體驗自由，是不從不被強迫行為的時候，人才是自由的，他說：「人能有一絲一毫不受強迫的行動，他便體驗到一絲一毫的自由。」由於他特別嚮往自由，他開始領導一個秘密組織，從事反抗德國的民族運動。並且經常為法國權威雜誌「新法蘭西評論」（*La Nouvelle Revue de Francaise*）撰稿。自己又主編「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

沙特從懂事不久就遭受到一連串的不幸打擊，最先是家庭的慘變，父母亡故，繼之，是歐戰的爆發，接二連三的戰爭的摧殘與損害，使沙特痛感到人類活下去的不易，但人類求生慾的吶喊又在他的內心迴響着，他說：「我要生存，除此無他，同時我又發現它的不愉快。」

這是沙特經驗到人類的尊嚴遭受極度逼害以後的感受。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更使他從戰場的真實面體驗到「人非但在上帝不存在的世界裡，人需要發現自己，而且即使上帝存在，人依然只能靠自己拯救自己。」遠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哲學家卡爾，耶斯培（Karl Jaspers）就曾經將人類預言過，他說：

「我必須死，必須受苦，必須掙扎……」

這話以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人來說，的確已經不是抽象的高調了，而是每一個人的實際

生活，我們可以從近代史上看到當時的法國人被一種極端專制的外國政權壓迫着，他們深深地體驗到一種「極限性的情境」，似乎是人的不人道和殘酷已經到了極限，每個人可以隨時無故地死亡，亦可以隨時被意外擊得粉碎，自覺對生命已曰漸失去控制的能力。也就是說，活在戰爭砲火下，人是脆弱與不幸的。人常常被死亡威脅，被機械文明嚇得神經過敏，甚至於錯亂，崩潰。就在這樣的歷史激盪中，沙特剖解了人類的內在靈性，也是構成他喚醒現代人類的哲學思想，他的著作並不多。

一、小說方面：

「牆」(Le Mur 1939)

「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e 1945)

「嘔吐」(Nausee 1939)

二、戲劇方面：

「蒼蠅」(Les Mouches 1943)

「禁止旁聽」(Huis Cols 1944 有人譯為「關上了的門」)

「沒有葬禮的死者」(Mortssans sepulture 1946)

「可敬的娼妓」(La Putain Respectueuse 1946)

「握手」(Les Main sales 1948)

「惡魔與神」(Le Diable et le Bon Dieu 1951)

「康」(Kean 大仲馬原著改編 1954)

「尼克拉索夫」(Nekrassov 1955)

「亞耳托納的寄託物」(Les Sequestres d' Altona 1959)

「巧合」(L'Engrenage 電影劇本)

「曲終人散」(Les Jeux sont Faits 電影劇本)

III 哲學論理方面：

「存有與虛無」(L'être et le Néant 1943)

「境遇」(Situations I—1947 II—1948 III—1949)

「波特萊爾」(Baudelaire 1949 文學批判) —摘自周伯乃著文藝論譜

沙特的哲學思想

沙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金，世界震驚。但略知沙氏思想的演進過程，便可了解他之拒絕此種最高的世界榮譽是有其當然的理由。按沙氏早期作品均以哲學為主。一九三六年出版「想像論」刊於新哲學叢書。一九四〇年又刊出「想象底現象心理學」。至一九四三年出版巨作「存在與虛無」奠定了世界存在主義哲學的基礎。創「行的哲學」，主行為先於思辨的理論。一反傳統哲學的原理。一九四六以後，更推進其哲理於行為：投身政治工作，主辦「現代」雜誌，領導青年，以現代思潮的中柱自居。對於拒絕諾貝爾獎金一事，曾發宣言，以諾貝爾獎金之給予並非對他全部作品表示同意。諾氏獎金評議會亦決不以他的思想為今後給獎的標準。反之，他若草草接受，又必失去其哲人自重的態度，此亦吻合於他的哲學思想。緣沙氏的基本思想即以人的選擇必以整個行為加入。不關痛癢的附和絕無意義。沙氏結論認為諾貝爾獎金已成一種高等社會的社交行為，不足接受亦更不應接受。此又符合他「言行合一」的最高理想。

傳統的哲學，自從德國哲學家康德以後，大都以認識論爲基礎。這種傾向並非偶然。哲學既以探究人類思想爲最終目的，自必先將用以探究的工具，用以探究的方法加以研究，分析而判定。認識論的主要問題亦即在此。但是傳統的認識論中，思想往往被解釋爲理解事物的工具而疏忽了思想與產生思想的人之間的密切關係。當時的哲人們都以爲智識的堆積可以提高人類的地位。但在現象派心理學出發點來看，客觀智識越高，人類內心存在越虛空，是不可疑義的。在這種康德派哲學體系裡，世界被看作一個純粹本質的系統。人的存在反而與之毫無關係。

在西方哲學裡，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已有「本質先於存在」之說，認爲物的本質先於物的存在，人的本質亦先於人的存在。舉淺近例子來講，我們先有茶杯的本質的觀念，然後有每個茶杯的存在。一提到人，我們首先有人的觀念的存在。這個觀念是不可分割的，並非個個人而是抽象的人。這個抽象的人是一個純粹思維的產物。我們每個人都以這抽象的人（本質的人）爲標的，因此本質先於存在。

以沙特爲主的現代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便是重新估定思維系統中人的重要地位。進一步研究本質與存在的因果關係，而確立「存在先於本質」的哲學理論。

存在主義以爲像康德派學者在認識論上專研思維的方法與過程而不研究產生的「人」，不能

算把握到哲學的真正中心問題。離開了人本位的宇宙觀更不能稱爲全體哲學的出發點。因此「人的存在」問題便成了哲學上的基本問題。

沙特哲學，既以「人的存在」爲中心問題，一切過去哲學問題均將重新提出。由於出發點之不同，其推演與結論亦因之與傳統哲學大異其趣。

沙氏既以「人的存在」爲其哲學的研究中心，自必以本體論上的幾個問題爲其研究的第一步對象。人的起源的問題首先引起沙氏以及現代各國存在主義哲學的無盡的討論。

哲學以「人的存在」爲首要問題，對於人類的命運必須具有極大的共鳴心。每當夜深月明，推窗凝視，我們不知不覺地感想到：「我們的短促渺小的生命，在無窮盡的過去歷史及無窮盡的未來前途之中，飄飄地經過，不覺驚視左右發生無限的不可答覆的問題：我們爲何在此地此時？偏在此時而不在他時？偏又在此地而不在他方？我之生在此地此時有何特別的意義？」

這幾個單純的原始哲學的問題却引起整個沙特哲學思想的基本原則。沙特認爲人生在世絕無特別意義。其突然性與偶然性真不可思議。我不知自何處來，亦不知往何處去。我生在世，就生在世，無理可說。人是一種盲目的生存。生存的起源可以說是一個極粗魯的行爲，一個極無意義入行爲。當人發覺他的生存，他已生存。他的生存，本人絕無主張之可能。一如有人將他突然推的世界，而又不可知道何人推他；又不可知道爲什麼推他入世。這一種只有問題沒有答覆的狀態

，是人生第一個苦悶的心境。

這種彷徨和煩惱的心境在沙特的文學著述裡有極細微的描寫。最能代表他思想的，便是大海沉舟喻。當我們生命醒覺之時，我們已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中旅行，像汪洋大海上的—葉孤舟，飄搖不定，前途茫茫。明知終有一日，小舟沉覆，全歸於盡，絕無絲毫希望；但人為生命的存在，仍於無望之中各自掙扎，隨風飄去。申言之、沙特本體論中的「人的生存」是一個無謂之舉，一個荒唐無稽的冒險行為。生存實在是「多此一舉」且有「大可不必」的意味，我們的將來——也是虛無。存在與虛無，是兩個不可分開的名詞。

這種「人生無謂」的哲學，在第二次大戰以後的世界文學中起了極大的影響。法國現代文學作品大半都帶有存在主義的色彩。作品除沙特的小說戲劇以外，應推女作家包夫華的全部小說為主：「他人之血」及「人之死」等作品都是推述存在主義思想的傑作。小說劇作家惹奈更為沙特推崇。其代表作「喪事吹鼓手」見其書名便可見及其內容及其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

人底定義既已如此確立，沙特更進一步，從事新的人文哲學之建立。過去哲學至十九世紀末葉已走入純粹思維的途徑，各人倡議抽象的哲學系統。最嚴謹的，亦不過追尋一個嚴格的邏輯。舉例言之，「靈魂不滅」一問題，都以為如是一個神學問題，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基本問題，因各家哲學體系的不同而諸說紛紜，莫衷一是。沙特斧闢一切，另開路徑研究「我的靈魂是否不滅？」

「我的靈魂不滅與否與我今後生活行動有何關係？」

沙特以前的哲學是一種因循哲學，有如以前人的人生觀是一種因循人生觀。因為任何人在生活中都有——一種哲學——因循哲學。日常生活的宇宙，丹麥哲學家季葛加稱「當前宇宙」。德國哲人海德葛名之爲「不關痛癢的宇宙」。在這宇宙中，人云亦云，不加疑問。直如一切世事的演進都與「我」的存在毫無關係。沙特及存在主義的哲學家認爲這是一種苟安的解釋，不但是哲學出發點的錯誤，且是人類的大錯。在「安逸」觀念之下，人類離開了「存在」的本位，放棄了做一個自由的真誠的人，正直的負責任的人；那麼就不能正面對付命運，快刀直入地發出與「我」絕對關切的大問題，這才是人類放棄生命的最大危機。這一瞬間，存在即淪入虛無。世人大半均活於深眠狀態之中而不自覺，哲人的責任，最當前的，便是對人一聲棒喝「你是存在的！」

人的生出，沙特認爲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舉動，生出以後，在他視角以內，人又成爲一個硬性的，有極厚度的存在。正因其生也無聊，人應當負起創造歷史的責任。這種態度便是獲得認識的第一條件。宗教便是一明顯的例子，一般思想苟安的，智識過高的人不能成爲宗教的信徒，販夫屠戶，若情熱如火倒是有宗教思想的可能。佛門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亦即此義。

人與宇宙的關係既如此確定，哲學的究極亦因此發生了新的途徑。哲學以追尋真理爲主；但「存在人」因其定義內含之相左，其所追尋之真理亦與傳統所謂真理大相逕庭。在「存在人」追

求真理的過程中，其真理之是否尋得並不重要。追尋真理人的態度，却成爲哲學唯一感興趣的基本問題。季葛加曾說：「主要的不是真理尋得與否，而在追尋一字。」

傳統哲學中，哲學家置身於世界事物之外，加以觀察，加以分析與思考以完成其理論體系，用以解釋宇宙。存在主義哲學必置身其境體驗事物，以甘苦的切身經驗來了解世界事物。每一哲學思考均帶有生活冒險的意味。看戲人又是做戲人。事物之了解與人發生了不可分離的關係。因之親切，深入，然後進入把握真理之門。

沙特既將現實經驗定爲人類意識的產品，其哲學之以意識爲主自不可否認。哲學思想之各各不同大多是出發點的不同。例如斯賓諾沙的哲學出發於一個大而不可分割的「全部」。將這「全部」的定義尋得然後去研究他的演變及細枝。斯賓諾沙曾說：「先把握了一切東西的概念然後再去研究他的細節。」沙特反之，他曾作如下的肯定：「我們之能了解現實，是由於我們的意識，我們必先研究意識。」

從沙特的出發點來看，人類意識的存在必依靠外在的事物，並無靜止的意識，只有永遠流動的，隨時給予事物一種意義的意識。人類既以內在意識隨時隨刻給予外在事物一種意義，必須隨時選擇。而這個選擇包含了絕對的自由。在沙特哲學裡，人類行爲中的選擇問題和自由問題成了中心的研討課目。

自由一字，沙特亦有特殊的見解。人類面對世界事物，必須隨時隨地加以選擇而給予事物一種存在的價值，即必須有絕對的自由。人類意識是絕對自由的，但他之不自由之處，便是我們必須選擇。不選擇即無自由，更無存在。人類意識，在靜止狀態中，是孤獨而虛空的。這便是與「存在」對立的「虛無」。欲打破孤獨，脫出虛無，人類意識必須不斷地努力，衝出內在的圍牆，與外在事物發生關係。外在事物因人類意識之判斷始能存在。意識亦然，意識與事物接觸以後所產生的判斷，是經過選擇而來的。選擇一字在沙特哲學中便佔了極重要的地位。人類隨時隨地必須選擇。兩事間必選一事，兩物間必選一物。這是人類存在的必要條件。萬物與人類不同之處即在此選擇一字。若人類與事物相同，即成了一個不動的生存。萬物靜觀皆自得，人則不然。虛心自問，人的內心空空，一無所有，僅有絕對的自由而已。但是這個自由，若不加以運用，便不存在。故世無靜止的自由。我們常說一動不如一靜。在存在主義哲學裡是不可解的。並且一靜便墜入虛無。存在主義的中心思想，乃在人是一個永遠在動的，隨時必須選擇的生物。

沙特哲學中，「選擇」一字亦含有另一意義。選擇亦無靜止的選擇。選擇這個行為是可以在世界事物上增加新意義的行為：並非靜止的思維上的行為。世界將因人類意識選擇之不同而變色。因此選擇是人類一個有極厚度的全部負責任的行動。沙氏哲學分析中對世界的虛偽有很重要的研究。對傳統，對社會組織均有極深刻的研究。因此，真與假的問題，善與惡的問題更有新的估